

在地铁车站上下空间中,敞开式的地铁车站,透亮的建筑空间,改变了马德里地下车站给人压抑的感觉



观察设计之都

◆ 陈守文 文
◆ 姜锡祥 摄

地下文化,营养在城市里

——上海城市科学研究会副会长束昱谈地铁环境艺术

新闻背景

现代城市中的地铁运行在深达十几米的地下,其环境气场要让乘坐者感觉很美,当然是件挺难的事情。所以,将地铁艺术作为一门公共艺术纳入艺术评比的“盘子”里,当然是件大好事。前不久,武汉地铁二号线的环境艺术和出口设计获得第二届国际环艺创新设计大赛(北京)一等奖,就很令人欣喜;今年元月,上海正式启动了“地铁公共文化建设(2013—2015)三年行动计划”。



■ 横滨地铁车站,利用管道的红、蓝、黄色彩,丰富原本单调的车站色彩



■ 武汉地铁2号线洪山广场站,壁画《楚风古韵》画面色彩对比强烈(图1C)

创建地铁视觉风景线

“武汉地铁修建伊始,决策者、建设者和艺术工作者想到了一起,要把地铁二号线的20多个站点打扮得漂漂亮亮。”长期从事地下空间工作的束昱教授开门见山。于是,教育局、地铁公司、艺术学院都行动起来,“把武汉‘画’进地铁里”,全市儿童开始画着心中的地下长龙;美院的师生用陶瓷、用装置、用雕塑、用灯光开始打扮建设中的地铁,江城百姓一起用心浇灌养育着还未出世的“2号线”。

漫长的孵化后,去年底,130余万块瓷砖“画”成的长江大桥到二桥的“江城印象”成了:夜晚,波光粼粼的江水,摇荡着龟山电视塔,两江汇流处的武汉灵动而曼妙;巨画前面,还“飞”来四只黄鹤,与水中的莲藕嬉戏玩耍。小朋友们的画作那是要在“绿色的苹果树上结出沉甸甸的果实”的,脱颖而出的画作总共是36幅;还有江汉路站的卖报儿童、人力车夫、扇子舞、滑板少年等取自商埠实景的“时尚江城”浮雕,还有宝通寺站的白铜浮雕“菩提树”,光谷站则声光电齐上阵展现楚汉文化;地铁出风口如何设计?“树叶”、“梅花”、“佛手”送“福寿”,一座风亭就

是一道风景线:武汉地铁二号线因此也被直接称为“艺术地铁”。

身在地下感觉着城市

“令人高兴的是,这些年各地开通运营的地铁普遍重视‘身在地下,感觉阳光’的地铁环境艺术营造。”束昱告诉我们。

束昱介绍,根据计划,上海在原有52个车站装饰的60幅大型浮雕壁画的基础上,新建的11、12、13号线的上海游泳馆站、自然博物馆站等18个车站的装饰设计中都安排了具有本市风貌特点和历史文化特质的大型浮雕壁画项目,形成70座车站近100幅大型浮雕油画的地铁文化艺术氛围。最近开通的13号线,将世博的记忆运用到站点的装饰之中,世博园里的新加坡馆、俄罗斯馆“垫”在了站名的后面,就是行动计划的时鲜例子。

束昱说,国外,这种将城市特色元素、生活元素艺术化进地铁的案例也不在少数。西班牙巴塞罗那足球队当然是一支足球劲旅了,于是地铁里硬朗线条,热烈而喜庆的橘红、棕酱色把站点装扮得热血沸腾,很足球;莫斯科地铁,走进进去的人稍一恍惚,就以为自己到了皇宫了;斯德哥尔摩

的地铁,很岩石、很洞穴,雕塑和绘画仿佛就是从岩石中生长出来,月台和铁道俨然也是破壁而来。在斯德哥尔摩坐地铁,色彩绚丽的树叶枝桠、光怪明朗的照明效果,乘客们在其中迷幻着就穿越到了远古的洞穴之中。

记忆中的每一个细节

“考察世界各地正在蓬勃兴起的地铁环境艺术,虽然还是以艺术工作者的激情挥洒为主旋律,但是,这些已成形的公共艺术作品的题材、内容源泉都在城市里,营养都出自生活。”

“艺术源于生活。”艺术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任何艺术创作的源头都在生活里,从生活中汲取营养,让生活激发创作的灵感,就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就如莫言,高密东北乡的生活,少年的饿饭、红萝卜的记忆,都是他的艺术创作源头。公共艺术也是一样,假如创作者背离了生活,忘记了周围的风土人情、文脉历史,而是一味追着艺术流派、想着某件名作,最后弄出来的很可能就是效颦的“东施”。

束昱认为,作为一门公共艺术,地铁环境艺术创作的土壤就是城市,城市的风貌、历史、文化,记忆中的每一个生活细节。



■ 地铁车站站台走道用灯光透出一片树叶,为地下空间营造绿色的文化和环境,也是设计一绝